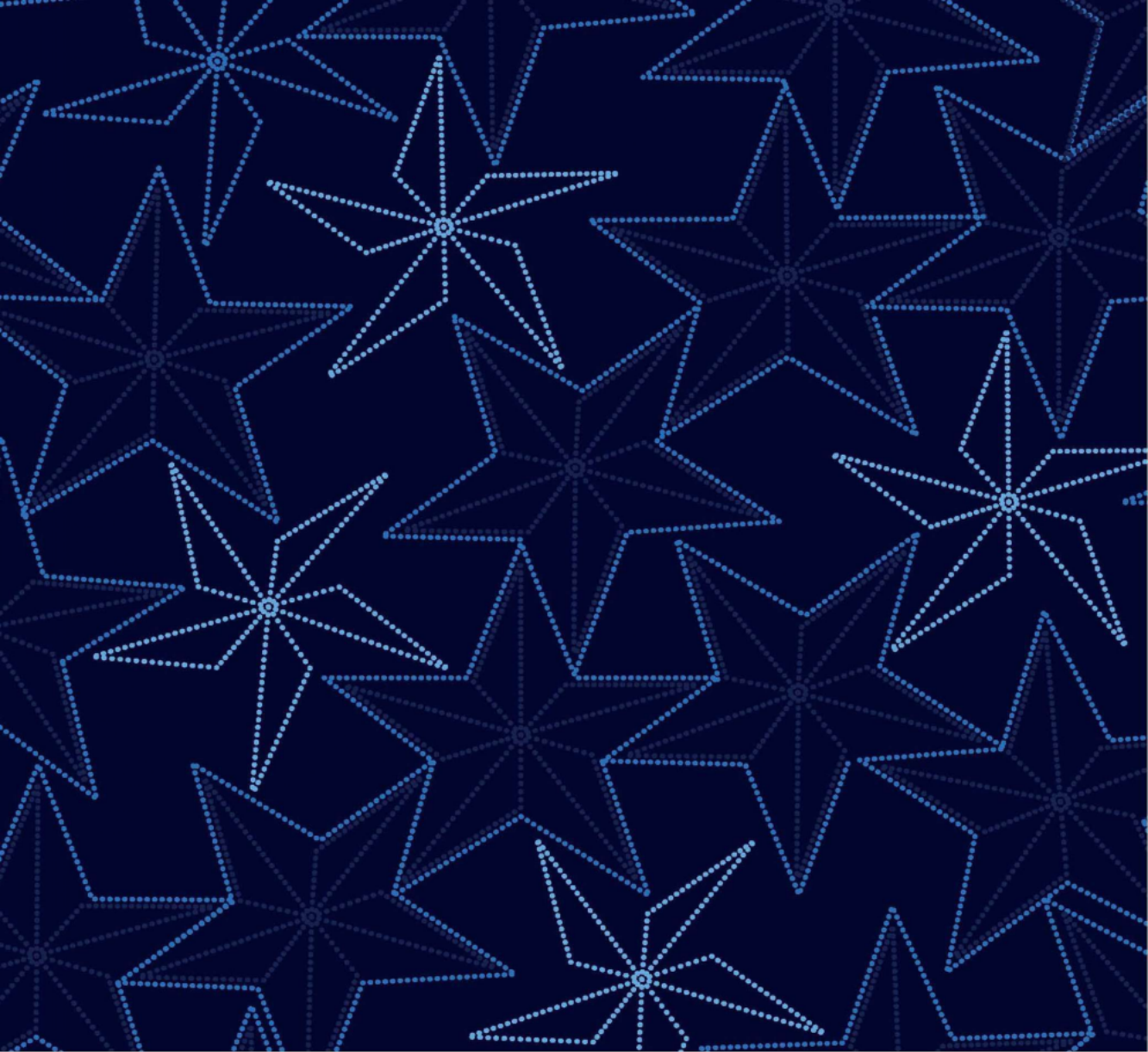




孙恒杰 ————— 著

SUN
HENGJIE



冀版精品图书



花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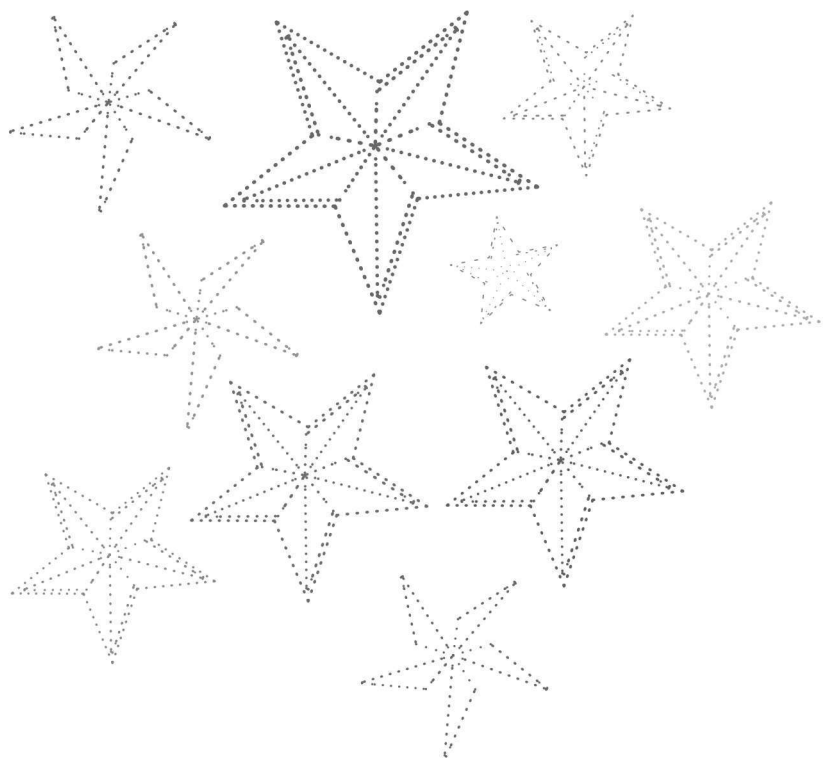
昨夜星辰
今日风



冀版精品图书

昨夜星辰今日风

孙恒杰◎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星辰今日风 / 孙恒杰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511-3058-5

I. ①昨…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8635号

出品:冀版精品出版工程办公室

书名:昨夜星辰今日风

zuoye xingchen jinri feng

著者:孙恒杰

责任编辑:郝卫国

责任校对:李伟

装帧设计:果亚楠

美术编辑:胡彤亮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1/29/31/32/26

传真:0311-88643225

印刷: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29.25

字数:450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11-3058-5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1. 校园爱恨情·····	1
2. 破天荒的“新农民”·····	29
3. 房东大婶像亲娘·····	33
4. 点长·····	47
5. 进村第一课·····	50
6. 街漂子·····	63
7. 造反司令·····	72
8. 给了岳父一耳光·····	75
9. 吃了个大窝脖·····	88
10. 传奇不倒翁·····	95
11. 坑小水不浅·····	108
12. 岂能让狗翘尾巴·····	138
13. 同是天涯沦落人·····	146
14. “臭老九”里选女婿·····	151
15. 失恋人对失恋人·····	156
16. 这样的肉不能买·····	159
17. 毛主席派来的女神医·····	163
18. 比流氓更流氓·····	166

19. 枣林约会·····	170
20. 表哥被她考“糊”了·····	175
21. 爱情宣言·····	180
22. 密访宗宅·····	194
23. 创举·····	201
24. 小宝跟他有缘·····	211
25. 脚踩三只船·····	216
26. 怪异信号弹·····	225
27. 这个家伙神通大·····	230
28. 中秋月夜大联欢·····	232
29. 一封匿名信·····	245
30. 双红·····	256
31. 获奖之后·····	274
32. 临危受命·····	277
33. 春联也能这样编·····	284
34. 酒后深情·····	287
35. 北京来了老前辈·····	297
36. 这个小子能通天·····	301
37.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	307
38. 明枪夹带暗箭·····	317
39. 便宜媳妇·····	333
40. 总有一天云雾散·····	338
41. 特务手段·····	340
42. “反标案”·····	342
43. 彻底派·····	362
44. 借用杀人刀·····	366
45. 总算交了桃花运·····	370
46. 蹊跷车祸·····	374

47. 鹊巢鸠占又何妨·····	377
48. 梦断三汊沟·····	385
49. 大学之门敞开了·····	392
50. 绝不“倒插门”·····	401
51. 情敌忽然变挚友·····	413
52. 峭岩千秋傍柏松·····	418
53. 党员就是一块砖·····	426
54. 他该怎么定性·····	434
55. 前度刘郎今又来·····	442
56. 终于可以圆梦了·····	449
后 记·····	458

他——柏若愚，出类拔萃、魅力四射的翩翩学子，广受美女爱慕，却遭他人忌恨、构陷。在校园，在山村，他几度险遭灭顶之灾……

1. 校园爱恨情

柏若愚是天津市东方大学中文系的学生。1964年入学伊始，系里指定他当班长，他不愿干。系领导派吴吉生做他的工作。

吴吉生和他同班，党员，调干生。因为比别的同学大五六岁，再加上已在社会上闯荡过多年，他说话办事明显成熟老练得多。一入学，吴吉生就成了羊群中的骆驼，官衔一大堆：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系团总支副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班团支部书记。

吴吉生面对着柏若愚，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说：叫你当班长，是系领导的信任，更是革命的需要。全班就我和你是党员，当然你还没转正，预备党员也是党员嘛！在革命的需要面前，我们党员绝对不能讨价还价。这可也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再说，你学习成绩不错，在高中就是学生干部了。你不当班长，叫谁当？我当团支书，你当班长，只要咱俩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肯定能把全班领导好！听我的！保准没错！

班干部，柏若愚在中学早就当够了。他来大学，就是一门心思求知识，长学问。他从小爱好文学，梦想着将来当个作家。他还特别喜欢古典文学。手捧心仪的书本，默然阅读、品味和钻研，他觉得趣味无穷，是

莫大的享受。当班干部，要管的事杂七杂八，他觉得那对学习是一种干扰和妨碍。但不当干部，落个跟组织“讨价还价”“经不起考验”，似乎也不好。他不得不顶上了班长这个头衔，但却懒得多管事。那时候跟专业学习无关的活动太多了，今天政治学习，明天思想汇报，又是整顿这，又是批判那。他把这些都看成无谓的负担。为这，辅导员对他不满意，吴吉生也多次批评他，说他政治热情不高，工作缺乏主动性。他口头上不得不接受，但禀性仍是难改，只要事情不逼到头上，他便只顾埋头读书。全班四十多名同学，论学习成绩，他是公认的尖子。他平时读的书比较多，也杂，除了文学典籍，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书也爱浏览，包括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名人传记。他就像块大海绵，特别能吸纳知识。在同学们海阔天空闲聊的时候，别人插嘴的机会不多。有人说他知识渊博，口若悬河。他嘴上少不了谦虚两句，心里却有点扬扬自得。

除了读书，柏若愚还爱动笔写东西，诗词、散文、小说都试过。他对音乐也爱好，能识简谱，嗓子也行，独自走路时免不了来段京剧或者歌曲自娱自乐。刚入学时在中文系新生联欢会上，他被拉上台去唱了电影《汾水长流》的插曲《汾河流水哗啦啦》。没有伴奏，就那么干吼，他因为紧张，自己起调起高了点，唱得有点费劲，想不到居然还赢得了不少掌声。

柏若愚班上有个女同学黄莺，容貌靓丽俊美，身条又好，被誉为中文系的“美女西施”。在那个“革命”至上的年代里，像如今“选美”“选秀”之类的活动，绝对是不可想象的，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低级甚至腐朽情趣。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要想阻止、禁锢，也不容易。中文系的学生素来以浪漫著称。不知道从什么年头开始，中文系的一些男生私下里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仿照中国古时的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这“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把本系的女生评来评去，评出来“四美”，还要按各自的特点，对号入座，分别命名为柔弱的西施、妖艳的貂蝉、忧郁的王昭君和丰腴的杨玉环。

中文系有一位党总支书记，是个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工农干部。他风闻此事，警觉顿起，曾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喷着唾沫星子狠批了一顿，说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评选成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娇小姐、臭女人，这是对当代革命青年的诬蔑，说明有些人的思想感情成问题，充满了资产阶级臭气、修正主义毒气！今后发现谁再搞这种低级庸俗的活动，坚决批判打

击，决不留情！

评选“四美”本来是男生们躺在被窝里七嘴八舌、口餐秀色的自发勾当，没人出面组织，也无所谓发起者，所以总支书记这一通批判不过是对空放炮，敲山震虎，找不到具体的靶子。但学生们谁也不愿意找不痛快，相当一段时间，男生宿舍里清静了许多。

中文系女生不多，所谓选美其实是婊子里拔将军。评出的四大美女，各年级的都有。每逢有高年级美女毕业走人，就从新入学的女生中评出新的来补缺。1964年黄莺入学，又恰逢“四美”中的“西施”出了空缺，于是引得沉寂多时的“评美”勾当再度蠢动。黄莺又美又柔弱，简直就是西施再世！争睹了黄莺芳容的义务“评委”们异口同声：黄莺才是真正够格的美女，把另外三美都盖了！

黄莺“新西施”的名号在男生们嘴里飞速传扬，她自己却浑然不知。黄莺后来对柏若愚说，怪不得高年级男生们在她身后指指点点、嘁嘁喳喳。还有，入学才一个多月，就接到了三十多封情书，有高年级的，也有本级、本班的，甚至还有外系的。

吴吉生早就订婚了。他虽然没给黄莺写情书，但在她面前也常常神不守舍，没话找话说。

柏若愚是进入二年级后才给黄莺写情书的。他写的情书与众不同——全是诗体的，有新诗，更多的是古体诗词。

他写给她的第一首情诗是一首五言绝句《无题》：

翠黄绝色羽，
宛转高枝栖，
偶尔离幽谷，
一鸣群鸟低。

写这首诗的因由，是有一次柏若愚和黄莺面对面坐在校园“远山湖”的湖心亭里，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时候。柏若愚摇头晃脑地背，黄莺手捧《唐诗选》检验有没有错。柏若愚极富感情地背着背着，忽然发现黄莺的眼光没在书本上，而是含情脉脉地盯住他。他禁不住怦然心动，忘情地停下背诵，一把抓住她搭在膝盖上的右手。惊觉的黄莺脸一红，左手

放下书本，轻轻推开他的手，难为情地低低说了声，别这样！第二天，当柏若愚把这首诗交给她的时候，她的脸又是一红，头一低，含羞地笑了。

他还给她写过一首七绝《记梦》：

昨夜东风醉海棠，
吟哦声里月转廊。
纤纤把卷校诗句，
梦觉犹闻心字香。

那是在第一首情诗产生之后不过一个星期，柏若愚睡中梦见和黄莺相依相伴。在古色古香的园林里，一身古代仕女装束的她焚香烹茶，与他抑扬顿挫地吟诗诵赋。当空一轮圆月，窗前海棠迎风。柏若愚醒来回忆，觉得饶有趣味，脑海里油然冒出这么四句，便连忙写出来，到教室后悄悄交给她。她看过后报他以莞尔一笑，脸却没那么红了。

后来，几乎是每个星期，他都有情诗给她。其中有这样一首：

黄眉妆罢衬娇容，
莺语声声唱晓晴。
极目楼头忽惆怅，
美人心事总难明。

黄莺说，这是写闺中怨妇怀远的吧？有那么一点点味，但是似乎缺乏新意，古人这样写的多了。

他说这首诗不是以新意取胜，我要的是每句的开头一个字——这叫藏头诗。

她边看边念出声来——“黄莺极美”。抬头见柏若愚一脸得意的笑，娇嗔地打了他一巴掌，也开心地笑了。

柏若愚承认他写的这些东西，都很浅薄，模仿古人的痕迹太明显了。她偶尔也和一首给他。其间，柏若愚也试着填过一些词，什么《蝶恋花》《念奴娇》《临江仙》《清平乐》，都填过，甚至还费了好大劲，填了一首《莺啼序》。像这样的长调，四段，五十多句，二百多字，以他当时的

文思和境界，实在难以驾驭。他不自量力地搜肠刮肚，绞尽脑汁，虽说总算凑够了字句，但纯属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他后来想起来，只觉得惭愧和好笑。但在当时他敢拿出手，是认为别人还不如他呢。

别人给黄莺的情书什么样，她的反应如何，柏若愚一概不闻不问。但他知道他的每首情诗都能打动黄莺，不用明说，他看得出来。

最终，后来者柏若愚击败了其他所有竞争者，俘获了黄莺的芳心。

黄莺和柏若愚谈上恋爱的消息，像巨石落水，激起的水花和涟漪在全系好一阵子鼓荡。有人说柏若愚艳福不浅，有人眼红眼绿，背后对他说三道四。有一次黄莺笑着告诉他，有人背后嚼舌头，说柏若愚这么个从高粱地里钻出来的癞蛤蟆，竟然颇有心机，不知设了什么圈套，愣是把一只美丽的白天鹅给套住了。她见他听了有点愤愤然，像是要急于表白什么的样子，就哄他：你生什么气嘛！你应该感到骄傲、高兴才对呀！你是胜利者嘛！他想了想也是，人家那么多人都没捞到葡萄吃，还不让说说葡萄酸？他只是觉得好笑，那些人不了解，他哪里有什么心机和圈套！他喜欢黄莺，一点儿不假，从见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但开始还真没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他觉得黄莺是大城市妞，身上没有丁点儿土星子气，自个却是浑身土坷垃味。就算他自信才华、人品都不比别人差，那点念头也只能憋在肚子里，生怕嘴一旦张开了，合不上，那该有多寒碜！后来发现，黄莺很乐于和他接触，开始是为那首《汾河流水哗啦啦》歌曲，她觉得他唱得挺好听，想学，问他有没有它的曲谱。他手上没有，脑子里有，就当着她的面，凭记忆把曲谱记下来，还一句一句地教会了她。她接过曲谱时向他投过来的目光，着实让他心动了一下。从那以后，在阶梯教室听课时，黄莺总要拉个女同学做伴，坐在离他近近的地方。她一进教室，两眼先在人群中搜寻，直到和他的目光相遇。有时候他去晚了，进教室一抬眼，她的目光正迎着 he 呢。她嘴不动，手不动，他就知道她希望 he 坐在什么位置上。课后她常借他的课堂笔记，说自己记得不全，想对照着抄补一下。她第一次还给他笔记本的时候，说你记得真全，字还写得那么好，赶明儿教教我写字，行吗？见他在校报上发表了两首诗词，她就向他索求诗词新作，还拿出她写的诗歌请他“指点”。在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她也爱找他讨论。一来二去，他从她的眼神和话语中窥见了她的内心，这才鼓起勇气向她示爱。所以说，他们俩恋爱关系的确立，说是 he 主动的可以，说是 she 主

动也没错。

在他俩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他曾问过黄莺，你有那么多追求者，听说净是家庭条件好的，有老爸是领导干部的，有父母都穿军装的，有家在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你为什么独独选择了我？我的父母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说农民怎么了？我爸爸原来就是农民，我爷爷今天还在农村老家呢！他说我这个人挺傻的，什么地方值得你爱？她不正面回答，只是抿嘴一笑说傻有什么不好？太精了又有什么好？他理解，她看中的是“人”，觉得他有才，人品也好，还有，大概他的英俊相貌和儒雅气质，在她心目中也占了不小分量。

柏若愚感觉，黄莺不像有些美女那样浅薄和矫情，她的美不仅在外貌，同样在内心。因此，他对她格外看重，格外喜爱。

事后柏若愚才知道，在选个什么样的人做女婿这件事上，黄莺的爸妈之间有过好一番争执：爸爸同意女儿的选择，而妈妈坚决反对，又哭又闹的。按妈妈的主意，就算不找什么“一军二千三高知”，最低限度也得找个家在本市的。死丫头怎么就傻得不透气，非找个农村的！她这个当妈的，公婆就是农民，亲身体会太深了：找个农村人，不但经济上的负担沉重不堪，麻烦事也没完没了。按月给公婆寄钱不算，那些农村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时不时为看病或别的杂七杂八，上门打扰，管吃管住外带搭钱、操心，有时还费力不讨好。但当妈的意见最终没能成为主导，因为在她家，爸爸的权威性更高一层，凡遇大事，往往最后是爸爸一锤定音。她上面所说的“农民怎么了……”那一番话，实际上是复述了爸爸的原话。

黄莺的爸爸叫黄麦熟，祖上世代土里刨食，苦水泡着，穷气罩着。当年家乡战乱不止，他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大头兵没多久，一次趁黑夜逃出，辗转跑到了天津。他先在码头上当苦力扛大个儿，后进纺织厂学徒。纺织厂的师傅挺喜欢这个心灵手巧又吃苦耐劳的年轻人，帮他张罗着跟本厂女工常小翠成了亲。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黄麦熟从组长、班长，步步上升，直到成了车间主任。他两口子养育了一女一儿，女儿从小乖巧，好学上进；儿子却捣蛋得出奇，论学习成绩，那叫细线拴豆腐——提不起来。两口子在女儿身上寄托的希望不小，憧憬着女儿有个好工作，找个好人家，将来也好跟着多沾点光。女儿果然不负厚望，考上了名牌大学，还没离开本市，每个星期都能回家相聚，这不就是

人们常说的两全其美嘛！当妈的对女儿，怎么看怎么心里美。在工友和街坊邻居面前，她三句话不离“我家小莺”。人家也都羡慕地夸赞黄莺才貌双全，说是你家两口子前世修来了，就等着享闺女的福吧！常小翠时常盘算，什么样的好人家才配得上我家要貌有貌要才有才的闺女？在那个年代，人们心目中的好人家，无非是“一军二千三高知”。军官、机关干部有地位，大学教授、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有身份。有地位，有身份，也就等于有钱。不断有热心人给女儿介绍对象，凡是够不上“好人家”条件的，她便以“我家小莺还小，不着急”为由婉拒。她认可的“好人家”也有好几个，但女儿一律不买账，理由是学校不许谈恋爱。一个又一个的好人家都不就，闹来闹去，原来死丫头鬼迷心窍地看上了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土包子，你说可气不可气！

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黄麦熟开明得多。他认为女儿是大学生了，不能跟一般人一样拿一把尺子量了，她能在同学里面找着合适的不是更好嘛！他开导老婆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看小柏是农村出来的，一上大学就不一样了。你敢说人家毕业以后不会有大出息？我喜欢这个小伙子，我看不是个窝囊人。

尽管常小翠拗不过女儿和丈夫，但她还是不愿意接受一个土包子女婿，一块心病总也去不了。

当妈的心里的疙瘩，脸上的阴云，没能挡住女儿我行我素。两人的恋情公开以后，在教室上课，在图书馆翻阅书报刊，在食堂吃饭，在校园的湖边草坪上阅读或讨论，他俩总是成双成对。那一段时间，他俩像一盆火一样热恋着，学习上互相帮助和督促，生活上互相体贴、关心。两个人感觉温馨极了，幸福得要醉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狂飙、海啸一般在全国闹起来。跟其他学校一样，东方大学原本文明宁静、书声琅琅的校园，顿时乱了套。课上不成了，全都“造反”闹革命了。不论是校级负责人还是系里的头头脑脑，昨天还风风光光，令人仰视，今天就被踩在脚下，成了被“炮轰”“打倒”的靶子。教授们则被斥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越是名气大、威望高的，越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学生和普通教职员工争相以“革命派”“造反

派”自居，按照对“当权派”的不同态度，分裂成不同的派别，自我命名为“××红卫兵”“××兵团”或“××战斗队”。原本要好的同学、同事，只因观点不同，瞬间反目成仇，形同水火。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标语密密层层，高挂在校园各个角落的大号广播喇叭集群，以最高音量一刻不停地发出“革命的呼喊”。又是全国“大串联”，山南海北“煽风点火”，又是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揭“黑帮”，又是抓“叛徒”，又是挖“特务”，又是游斗“牛鬼蛇神”，又是砸“裴多菲俱乐部”……整个校园里，各派组织的红旗四下里飞舞，每人左臂上都戴着标识为“××红卫兵”的红袖章。各派的广播站，通过高音喇叭集群，以最尖刻激烈的言辞互相攻击、谩骂，痛斥对方如何“保皇”“反动”，或者用最严厉的口气“勒令”“当权派”“走资派”“牛鬼蛇神”到指定地点接受批斗，交代“罪行”，否则就要毫不留情地“砸烂狗头”。闹来闹去，文的一手不解气、不过瘾了，逐渐发展成武的，动用的武器也步步升级，由拳脚、皮带，而砖石、棍棒，随后是大刀、长矛，有人还用上了硫酸，直到最高级别，动了枪炮。闹得校园犹如战火纷飞的战场，宿舍和教学楼成了攻防拉锯的阵地，一场冲杀下来，有人受伤惨叫，甚至一命呜呼。

柏若愚他们这届学生本应该在1969年暑假前毕业分配的，却因“文革”，分配推迟，学生们只能无奈地滞留在学校，继续随波逐流。

时光到了1970年初。根据中央下发的文件精神，又在全国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它的打击对象，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规定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这一较小的范围，不管是谁，只要有所谓反动思想、反动言论，就是瞄准打击的靶子。

“一打三反”当中，要人们背对背地彼此揭发，面对面地互相批判。这样一来，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各单位的“一打三反”，都打击了一大批人。性质最严重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中有的被监禁，甚至被处以极刑。问题较重的，号称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来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算是网开一面。稍轻一些

的，被认定“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在档案中留下污点。还有更多的人受了一顿冲击和批判，被迫痛哭流涕、上纲上线地作了一番“深刻检查”，最终以“触及了灵魂”“得到群众的谅解”为由给以“宽大”，以“不作组织处理”为词而不了了之。

在东方大学，“一打三反”如晴天霹雳，宣告了柏若愚幸运的终结，厄运的开端——他成了班上的头号斗争对象。

经过同学们“背对背”再加上“面对面”揭发检举，柏若愚的“罪状”竟然有二百条之多！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不但数量惊人，而且性质严重，简直是令人发指，十恶不赦！他的严重“罪行”主要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入党内”“不遗余力地宣扬封、资、修黑货”等等。

这些“罪行”了不得！如果真能铁板钉钉，坐实了，按照当时的条条，不仅会弄个“反革命”帽子戴，掐监入狱都有可能。可柏若愚觉得自己没有丝毫罪过，当然拒不承认。但他又不能说别人的揭发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因为几乎每一条都可以说有事实依据。他也承认别人的指控事出有因，但对那些“事实”的是非黑白怎样认定，双方是各说各话。例如，“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把老一辈革命家几乎都给打倒了，各级老干部也一个个在劫难逃。柏若愚虽然不清楚内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也看不透，但这样对待老革命们，他是一百个想不通，因此就对那场运动的正确性画上了大大的问号。特别是听说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开国元勋，被打成所谓反党、反毛主席的“二月逆流”，他更感觉不对劲，他当然不敢直接说出来，但还是在几个关系密切的同学面前流露过不满情绪。班上有个同学出身资本家，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为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前途感到悲观，情绪很是低落。柏若愚出身贫农，亲戚们也都是“穷哈哈、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但他对“血统论”并不认同。有人鼓吹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持反对态度。柏若愚对那个同学说，出身不能决定一切，出身不好的革命“左派”多了！说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入党内”是怎么回事呢？柏若愚在高中毕业前入了党，成了中共预备党员。他上面那些“罪行”被抖搂出来以后，有人质疑他的入党动机，说他肯定是怀着不可告人

的目的混进党内的。说他“不遗余力地宣扬封、资、修黑货”，那是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之后，就远离运动潮流，当起了“逍遥派”，在别人还在冲冲杀杀、打打斗斗的时候，他和黄莺、邹顺成、雷宝金等几个同学，钻进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教学楼顶层的627房间，沉浸在对中外文学名著的研读之中。他们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不少书，像什么《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九三年》《悲惨世界》《飘》《双城记》等等，还把系里从老教授家抄出的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黑书”从堆放的房间里偷出不少。这些书多是难得的古典珍贵图书，有的甚至是珍本、善本。他们如获至宝，津津有味地研读。他们还学习创作旧体诗词，并把习作经铁笔刻板，油印成册。外面喇叭声、打斗声响个不停，他们却如处世外桃源，书声琅琅，墨香飘飘，真是别有情致和韵味。这事后来被人揭发出来，说他们搞了个“627裴多菲俱乐部”，柏若愚无可遁逃地被加上了一顶“俱乐部主任”的“桂冠”。

柏若愚的“罪状”多得“罄竹难书”，但涉及打、砸、抢、烧这类内容的一条也没有，因为他没有参与过抄家、打斗行动，没侵害过任何人，包括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在内。当时好多人都参加过武斗，伤害过别人，但人家说“打砸抢烧”属于“革命行动”，不但无罪，反而是值得炫耀的“功劳”！而柏若愚的“罪行”，都是发自“思想深处”“骨子里的”，因此被指为最危险，或者说是“最阴险”。

黄莺跟柏若愚关系特殊，还是他那个“627裴多菲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因此被牵连进来，也受到了猛烈冲击。

在班里主持“一打三反”的，名义上是市里派驻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吴吉生。

以吴吉生为首的当权者吆五喝六，颐指气使，严令黄莺不但要“斗私批修”，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还必须和柏若愚划清界限。“划清”的标志，就是无情地揭发他的“罪行”。

吴吉生们引导大家集中火力打击柏若愚的要害。不但接二连三地召开揭发批判会，还通过专门针对柏的大标语和大批判专栏，制造声势，施加压力。起初，有些同学磨不开面子，下不了手。后来随着外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揭批步步深入，人们渐渐顶不住了，对柏若愚开火的人越来越多。

“627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是雷宝金带头反戈一击的，他揭发柏若愚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连在场者都有谁谁谁，谁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和姿势，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突破口一开，别的知情者不得不争先恐后跟了上来。

在那种情势下，黄莺也不能不开口了。但她总是被动地跟在别人后面，说别人已经揭出来的内容。吴吉生岂肯放过她！说她是最紧要的知情者，中柏若愚的毒最深，掌握的证据最多，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东西，这样的态度，纯属软磨硬抗，立场大有问题！她辩解说不是不想揭发，而是实在想不起什么“有分量”的问题。这样，人家岂能让她过关！为了给她升温加压，吴吉生布置专门开她的“攻心会”，上午、下午、晚上，一天三开会，满屋子人将她一个人团团围定，又是打态度，又是政策攻心，又是喊口号，什么“黄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和柏若愚同流合污，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她一个弱女子，和柏若愚一样处在被隔离状态，睡觉有人给值班，吃饭有人给送，上趟厕所也有人跟着，连个私下说话的人也没有了。那真像是泰山压顶，黄莺连气也快喘不上来了。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本来就柔弱的身体变得更瘦削了，容颜憔悴得厉害。她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甚至想到过一死了之。

在这当口儿，好几个人奉命轮番找黄莺做工作，开导她：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要为柏若愚这具僵尸殉葬呢！雷宝金是说客中最积极主动的那一个。他因为对柏若愚反戈一击有功，已然摇身一变，成了“一打三反”的积极分子。他对黄莺说，现在对柏若愚，就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啦！推一推，他立马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臭狗屎一堆，彻底完蛋！拉一拉，还有挽救他的一丝可能。我想你总不愿意让他彻底完蛋吧！他还说，要想拉他一把，就必须像外科医生割毒瘤那样，狠下心来，不怕见血，敢动刀子。现在我们就是帮助柏若愚割思想上的毒瘤。只有大家都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他，叫他看清他建造的那个反动思想的防空洞已经彻底坍塌了，他才能丢掉幻想，猛醒过来。这样才有可能挽救他，拉着他脱离苦海，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否则，包庇他，放任他，到头来就是彻底害了他。所以说，对柏若愚的揭发和批判，道是无情却有情。见黄莺迟迟不开窍，他又诱导说，大家已揭出了柏若愚那么多的问题，他的性质实际上早